

毛主席的好孩子刘文学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毛主席的好孩子刘文学

李致 蓝星 黄韶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成都

毛主席语录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学习刘文学优秀的阶级品质

李大章

十四岁的红领巾刘文学，为保卫公社生产、维护集体利益而奋不顾身地坚决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刘文学立场坚定，觉悟很高，爱憎分明，不但对敌斗争毫不妥协，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处处表现出热爱祖国、热爱公社集体事业，既好劳动又勤于学习，成为一个众人爱护的模范少先队员。这表明无产阶级坚强的意志、力求上进的优秀品质和事事带头、勇于自觉地帮助别人的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已经开始在我们新生的一代中逐渐成长起来。希望一切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以刘文学为榜样，学习刘文学的优良品质，在党和毛主席的教导下，把自己逐渐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突击手和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一九六〇年二月

我们全国各地的小孩，
都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

——摘自刘文学的笔记

目 录

苦难的渠嘉乡·····	(1)
悲惨的生活·····	(2)
仇恨的种子·····	(6)
太阳出来了·····	(10)
做毛主席的好孩子·····	(14)
怎样对待同志·····	(19)
踏着英雄的脚步前进·····	(24)
为革命而学习·····	(29)
大家都选他·····	(34)
公社的小主人·····	(38)
喂好公社的牛·····	(41)
不许阶级敌人捣乱·····	(45)
三种“油菜王”·····	(49)
十一月十八日·····	(51)
把生命献给党·····	(54)
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58)

附：刘文学的作文三篇

红领巾帮助了我·····	(62)
帮助小同学·····	(62)
大家来积肥·····	(63)

苦难的渠嘉乡

在四川盆地的东北部，嘉陵江和渠江绕过绵延不断的山麓，从北向南流去。两条碧绿的江水，经过漫长的里程，在合川县渠嘉乡会合后，浩浩荡荡地奔向长江。

渠嘉乡是个美丽富饶的地方。秀丽的嘉陵江和渠江，象两条漂亮的彩带，围绕在渠嘉乡的身旁。张着白帆的船只，整日在两江上来来往往，“吭唷、吭唷”的号子声，不停地飞扬。春天一片接一片的麦田，象给大地铺满了绿毡。秋天又红又大的柑子，象小灯笼似的，挂满枝头。

渠嘉乡的大人和孩子，都热爱自己的家乡。

可是，解放前，家乡的山水虽然美丽，家乡的物产虽然丰富，都不是劳动人民的。地主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在一起，他们霸占了一切。

骑在渠嘉乡人民头上的，有一家姓王的恶霸地主。他占有一大片土地和柑子园。他家的几个所谓少爷，一个是保队副，一个是国民党军队的连长，老三王荣学是伪乡丁班长。他们持枪佩刀，横行霸道：抓

壮丁，派捐款，催租，逼债……干尽了坏事。一到秋收，他们就拿着鞭子，逼迫农民把辛辛苦苦收的粮食搬进地主的仓库，甚至连一颗米也不肯给农民留下。有一回，几个农民搬家，走过柑子园，因为口渴，摘了几个柑子吃，王家几弟兄发现了，打得他们死去活来，还要强迫他们给柑子树磕头赔礼。正象穷人所说的：“王家柑子园，世上阎王殿。”王家一家人，住在高宅大院里，吃的是鸡鸭鱼肉，穿的是皮袄绸衫，终年玩乐，做尽了欺压穷人的事情……

在那吃人的社会里，渠嘉乡的穷苦农民，住的草房挡不住风雨，穿的衣服遮不住身体。一天到晚象牛马一样地给地主干活，挨打受饿，累得腰弯背驼，到头来却一无所有！

渠嘉乡的贫苦农民，常常怒视着王家阴森的地主大院沉思：“这个吃人的社会，总有一天会砸烂！”

悲惨的生活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刘文学出生在渠嘉乡。父亲刘银山，是贫苦的裁缝，到处给人做零活。贫苦人连吃都顾不上，哪有钱请人缝衣服呢？而地主叫他去

做衣服，又常常赖着不给钱。一家人的生活实在维持不下去，妈妈余太贞只得去当奶妈。刘文学这时才一岁多，正需要爸爸妈妈的照顾，但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妈妈只得把他送到别人家去寄养。刘文学在离家十多里的一个陌生的地方，成天哭喊着爸爸妈妈。

妈妈在城里当奶妈，受尽了地主的气，拚死拚活地劳累了一天，馊菜馊饭也只能吃个半饱。她没有办法在城里呆下去了，又回到乡里来，被迫给地主做短工。有一天，妈妈去看刘文学，刘文学大哭大叫，抱住妈妈的腿，不让她走。妈妈眼见这一家人的生活也很穷苦，又不忍心离开刘文学，才把他带回家。

这以后，妈妈生了一个妹妹。刘文学和爸爸、妈妈、妹妹生活在一起，本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可是，一家几口成天焦吃愁穿，日子更不好过。

一九四九年初，毛主席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大半个中国，渠嘉乡的地主，眼见自己要完蛋了，更加紧剥削农民。他们忙着隐藏财产，也不再请裁缝。刘文学的爸爸，从十一岁学手艺，做了几十年的裁缝，终于完全失业了。他看见一家人忍饥、受冻，心里很痛苦，但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真急得要发疯了。

万恶的地主王荣学，眼看刘文学一家被逼得山穷

水尽、走投无路，便趁机强迫刘文学的爸爸去给他干坏事，为他们搜刮更多的钱财。

妈妈知道了，向爸爸说：

“刘银山，我们就是饿死，也不能去帮地主做坏事！”

爸爸依从了妈妈，尽管地主来喊了多次，爸爸也没有去。

地主王荣学见他不替自己卖力，怀恨在心，便与伪乡长串通，找了个借口，在一个晚上派了几个国民党的兵，提枪冲进刘文学家里，把刘文学的爸爸从床上抓下来，不容分说，就用绳子捆起，押到伪警察局去了。在那黑暗的旧社会里，刘文学一家满腹含冤，能够向谁申诉？

爸爸被拉走了，生活的重担，全落在妈妈头上。妈妈年轻力壮，东去找些衣服来洗，西去帮人做些零活，换得升把包谷或胡豆，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可是，新的灾难又来了：妹妹突然害白喉，发高烧，不吃不喝。没有钱请人看病，也没有钱买药，眼睁睁望着妹妹断了气。妈妈抱着妹妹痛哭，刘文学也舍不得心爱的妹妹，他把最喜欢的一个小泥人，放进妹妹的衣袋。妈妈掩埋了妹妹，出外做工，刘文学一个人孤



零零地过日子，更加难受。

刘文学哭着要去找爸爸。妈妈只好带他到监牢去。一个凶神恶煞的国民党兵，从一间黑屋子里叫出一个人来。刘文学睁大眼睛，望着这个满脸污黑、头发很长的人，认不出是谁。妈妈叹了一口气，对刘文学说：“喊爸爸。”刘文学扑到爸爸身上，哇地一声哭了起来，爸爸也难过地哭了。刘文学的眼泪打湿了爸爸的衣裳，爸爸的眼泪落在刘文学的脸上。

在回家的路上，天快黑了。路旁的老鸦咕咕地哀嚎着。刘文学和妈妈从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吃一点东西，饿极了，只有摘些生胡豆来吃。刘文学老问：“他们为什么要把爸爸关在黑屋子里面？”妈妈没有回答刘文学的话，只是自言自语地说：“王荣学，总有一天，你要倒楣的！”

天黑下来了，远处响起了雷声！

仇恨的种子

日子一天比一天苦。刘文学也一天比一天懂事。他看到爸爸妈妈终年劳累，心里很难受。凡是爸爸妈妈要他做的事情，他都高高兴兴地去做。可是，凶恶

的地主，连一个小孩也不肯放过。

一天清早，妈妈对爸爸说：

“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你去找刘云把做衣服的钱要回来。一年了还不给钱，真不要脸！”

“我累得很，”爸爸被关了三个月，刚从监牢出来，他坐在门槛上，一边喘气，一边说，“叫文学去一趟吧。”

“好，我去。”

刘文学到了地主刘云家，两扇大门正好开着。他高声喊：

“刘大爷，爸爸喊我来拿工钱。”

刘云一家大小都装做没有听见，没有人应声，也没有人出来。突然，院里跑出一只黄狗，要咬刘文学，刘文学不怕狗，从地上捡起一根竹竿，一边挥舞一边说：“你敢来！”狗叫了一阵，没咬着，退了转去。可是，地主趁刘文学没有注意，又暗地唆狗来咬刘文学。地主的狗也很狡猾，它悄悄地窜到刘文学背后，猛地往腿上咬了一口。血顺着刘文学的腿流下来，把裤脚也浸红了。

“哈哈……”地主却在屋子里奸笑。

刘文学痛极了，哭着回家。妈妈看见了，心里疼得



很，赶忙扯些草药来敷上。隔了很久，伤虽然好了，但这个伤疤一直留在腿上。以后，每当刘文学看见这个伤疤，总压不住心头的愤恨。

不久后的一天，刘文学和小伙伴们一起，上山捡柴。回家的时候，路过王荣学的柑子园。园里满树结着桔柑、广柑，黄澄澄、金灿灿的，十分可爱。孩子们忍不住停下来，望望这美丽的景色。

“看什么！”一个恶狠狠的声音。

地主王荣学，拿着一根哭丧棒，象条狗似的，向孩子们跑来。孩子们转身走了，地主赶上去把刘文学的背篋抓住。

“你们偷了多少柑子？”

“哪个偷你的柑子，我们是去捡柴的。”

“最近我家柑子掉得多，一定是你们这些穷娃儿偷的，今天非收拾你不可。”地主一手捉住刘文学，一手把背篋绳扯下，去捆刘文学的手。“现在你跑不掉了。”

地主还狠心地把刘文学推倒在地上。

“你冤枉人。”刘文学骂。

王荣学挥动着哭丧棒走了。孩子们跑过来，帮刘文学把背篋绳松开，他们都很气愤，一边骂，一边走下

坡去。“为什么王荣学可以随便诬赖人呢？”刘文学想不通。他望着柑子林，象是当着王荣学的面说：

“你可恶，我记得倒！”

太阳出来了

苦难的日子，终于熬出了头。

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光辉照到了四川，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崩溃了，劳动人民翻身站了起来，合川解放了。人们沉浸在无边的欢乐当中，刘文学经常高声地唱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一九五一年，土地改革开始了，毛主席和党派了工作队到渠嘉乡。有一个姓张的同志住在双江村。张同志一来，就和穷苦农民打成一片，和农民同吃、同住，宣传土地改革的道理。刘文学非常欢喜张叔叔，一有空就跑到张叔叔身边去。

“张叔叔，再讲一次白毛女的故事嘛！”

刘文学经常跟着爸爸妈妈去开会。当他听贫苦农民们控诉地主的罪恶的时候，总是愤怒地瞪着地主。控诉会上，大家常说：“现在土地还家了。”刘文学不